



金玉王朝

风弄 / 著 王 / 绘

夺王
下

9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金玉王朝

夺玉
下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玉王朝. 2 / 风弄著; 王一绘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6. 3

ISBN 978-7-5322-9316-2

I. ①金… II. ①风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1507 号

主 编: 乐 坚
策 划: 卢 卫

装帧设计: 小莽
责任编辑: 卢 卫 张维辰
文字编辑: 咕噜 愚子

金玉王朝 2

风弄 / 著 王一 / 绘

出版发行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)

印 刷: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3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2-9316-2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0-87608715-321

目 录

第 一 章	004
第 二 章	015
第 三 章	029
第 四 章	048
第 五 章	068
第 六 章	086
第 七 章	097
第 八 章	117
第 九 章	131
第 十 章	148
第 十 一 章	160
第 十 二 章	174
第 十 三 章	188
第 十 四 章	200
第 十 五 章	228
尾 声	246



金玉王朝

夺玉
下

风弄 / 著
王一 / 绘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玉王朝. 2 / 风弄著; 王一绘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6. 3

ISBN 978-7-5322-9316-2

I. ①金… II. ①风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1507 号

主 编: 乐 坚
策 划: 卢 卫

装帧设计: 小芥
责任编辑: 卢 卫 张维辰
文字编辑: 咕噜 愚子

金玉王朝 2

风弄 / 著 王一 / 绘

出版发行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)

印 刷: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3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2-9316-2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0-87608715-321

目 录

第 一 章	004
第 二 章	015
第 三 章	029
第 四 章	048
第 五 章	068
第 六 章	086
第 七 章	097
第 八 章	117
第 九 章	131
第 十 章	148
第 十 一 章	160
第 十 二 章	174
第 十 三 章	188
第 十 四 章	200
第 十 五 章	228
尾 声	246



第一章





快快活活的一天，因为林奇骏弄了个不愉快的尾巴。

本来说好看完戏后坐车到四处逛逛，宣代云没了心情，只说要回家；宣怀风心里怅怅的，更没有玩乐的兴致；他们姐弟俩都快不快，年亮富还有什么说的，直接叫司机把轿车驶回年宅。

张妈看着他们兴高采烈出门，板着脸回来，心里暗暗吃惊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赶紧在客厅给他们沏上热茶。

茶刚端到宣怀风手里，和客厅只隔着一道屏风的小电话间里面就响铃了，不一会儿，听差过来，对宣怀风说：“舅少爷，您的电话。”

宣怀风心脏扑腾一下，连忙把茶放了，站起来要接。

“怀风，你给我站着。”宣代云正歪着脖子瞅着年亮富给自己削苹果，这时候把头转回来，问那听差：“是哪一家打电话找舅少爷，你问过了吗？”

“是大兴洋行的林少爷。”

宣怀风早就猜是奇骏，一听听差说了，虽然还是生气他和白云飞搅和在一起，心里却又按捺不住骤然冒出的三分欢喜四分急切，立即就走到电话间去了。

话筒刚拿起，宣代云从后面赶来，劈手夺了宣怀风手里的话筒。

宣怀风央道：“姐姐……”

“没出息！”宣代云杏眼圆睁地瞪着宣怀风，一指往他脑门上恨铁不成钢地狠狠一戳，“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理他干什么？”

说完，自己把话筒拿到嘴边，对着那边说：“林先生，真抱歉，我们怀风当了副官后事情特别多，他这会儿没空听你电话。再见。”

啪！挂了电话。

宣怀风在一旁干瞪眼，急得脸都青了。

不料话筒放下去不到一会，又丁零丁零地响起来。

宣怀风立即伸手去接，被宣代云闪电般在手背上打一下，拍开他的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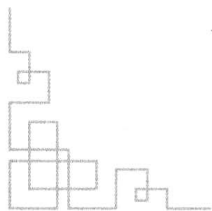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林家的都是一窝子狼，料定了我们好欺负是不是？”宣代云气得眼眉倒竖，狠狠地低骂一声，又拿起话筒，愤愤地冲着那头道：

“林先生，你也是读过书有知识的人，请多少顾着点大家的脸面，不要三番两次地骚扰我们。我们家怀风和你做了这些年同学，并没欠你什么，你也犯不着老找他的不痛快……什么？过来拜访？别！‘您’可千万不要辛苦这一趟，我们年宅屋小檐矮，可不敢招待‘您’这样的大人物……什么都别说了，反正你要是再这样缠着不放，我可是会报警的。言尽于此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又把电话一挂。

宣怀风连看姐姐挂了两次电话，那话筒好像血淋淋钩在他心窝上，难过得无法形容。本来还在为奇骏和白云飞的事生气，经此一役，竟然什么火气都没了，只担心林奇骏听了姐姐这些话，不知道心里多不舒服，以后再见面可怎么解释？

宣代云看见弟弟这表情就生气，拉着他的手，把他扯出小电话





间，回到客厅，露出正容警告说：“怀风，可给我听好了，你以后不许再和林家的人来往。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有什么好？你一辈子做人读书就爱结交这种混账？”

“姐姐，其实奇骏他……”

“奇骏！奇骏！你还口口声声奇骏！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！”宣代云扯着嗓子嚷了他一句，狠狠捏了他手背一把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再这样，以后别叫我做姐姐。反正你翅膀硬了，我现在管不着你。”说完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一手按在小肚子上，呼呼地喘气。

宣怀风瞧见她脸色气得涨红，脖子上青筋直跳，心里也担心起来，半蹲在她面前，抬起头，小声说：“姐姐，你别生气，当心身子。”

宣代云把脸转回来看着他，“那你给姐姐个答复，你有没有这点骨气？你说啊。”

宣怀风欲言又止，垂下眼，好半天，喉结才动了动，“我听姐姐的话就是了。”

宣代云脸色这才缓和下来。

因为瞧见宣怀风还是很放不下的样子，她又把宣怀风叫起来，到自己身边坐着，又哄又劝，说了许多体己话。

但无论如何，宣怀风总是快活不起来，闷闷坐着聆听了长长一番慰勉加叮咛，就站起来说要睡觉去了。

张妈等宣怀风出了客厅，才忍不住和宣代云说：“小姐，你也真

是的，接个电话有什么打紧？倒把小少爷管束成那个样子，你看他刚才那耷拉着头的模样，真真可怜。张妈我看得心疼呢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宣代云从鼻子里冷冷哼出来，“别看那姓林的长得人模人样，十足的反复小人！从前看我们爸爸有钱有势，他和怀风不知多亲密，班上他们两人交情是最好的。后来爸爸一死，林家的嘴脸就全露出来了，好端端的也没和他们有什么过节，偏要变着法儿糟蹋我们怀风。”

她压低声音，和张妈说：“我偷偷告诉你，这事你可不要和姑爷说。怀风前阵子在白公馆生病，不是着了凉。他就是在林家受了气，不知听了什么恶毒的刻薄话，一时想不开，去喝了烟土水！”

张妈惊得眼都瞪圆了，两手捂着心窝直抽气，“我的老天爷！小……小少爷他……怎么这么糊涂！”

“我这弟弟一条性命，差点就交代在姓林的手里了，你说，我能不急吗？”宣代云磨着牙说，“林奇骏是看准了我们怀风人好又老实，百般地欺负，前面逼得怀风喝烟土水，现在见怀风当了白总长的副官可以捞好处了，又面孔一翻，殷勤地打电话。我看见他这副嘴脸就恶心！”

张妈还沉浸在小少爷喝了烟土水的震惊中，一边用力扯她的蓝布围裙，一边咬牙切齿道：“真真作孽！这种人比蛇还毒！不得好死啊！小姐，你做得对，千万不能再让小少爷和这林家来往，不然小少爷一定吃他们的亏。”



两个天底下最关心宣怀风的女人，很理所当然地同仇敌忾了。

宣怀风回到自己在年宅的房间，却是无比的寂寞痛苦。

夜风习习，穿窗而过，一点睡意也没有。

心好像热热的白豆腐掉到了地上，碎了一些边角，没了原来的形状，又沾了数不清的泥沙。

吹不干净，剔不干净；洗，也洗不干净。

堵得慌。

奇骏现在在做什么？想必是不可能睡的。

怀风想起今天看见奇骏的那一幕，他是和白云飞在一起，也确实是有说有笑，他确实有帮白云飞开门，但是，那又说明不了什么。

白云飞是个唱戏的，不管从前是什么皇族血统，反正他现在已经唱戏了，应酬客人是他的本分。

宣怀风也不是没见过戏子应酬，唱完了戏，和捧他的人吃个饭，敬两杯酒，也就没什么了。

很寻常。

对于奇骏这样的洋行公子来说，偶尔看个戏，捧一下角，真的很寻常。

只是……自己从前不知道奇骏也爱看戏罢了。

再说，白云飞真的唱得好，自己听戏的时候不是也情不自禁打拍子了吗？

宣怀风越想越为奇骏找到理由，开始那一点点残余的气愤竟慢慢变成了自责。他不该这样在奇骏赶过来的时候，坐上轿车把奇骏丢在后面。

然而，后面还变本加厉地让姐姐给奇骏这么多难堪，让姐姐挂了奇骏两个电话。

奇骏一定以为自己当了白雪岚的副官就翻脸不认人了——换了自己是奇骏，也少不了这样怀疑。

根本不是这样！

宣怀风的心好像被猫爪子狠狠挠着一样，他忍不住从床上下来，摸索到鞋子穿上，趁着夜深人静钻到小电话间。

黑黑地一摸，电话匣子竟然是锁上的。

宣怀风叹了一口气，想了半日，咬咬牙，又静静走到外面，不惊醒门房，从里面把年宅的外门轻轻打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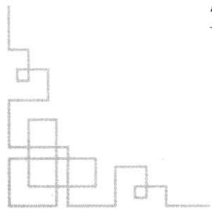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，外门一开，眼前就冒出几个始料不及的人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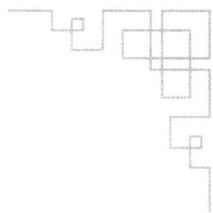
“宣副官，是要回公馆去吗？”年家大门的阶前开着大电灯，四个大个子护兵正兴高采烈地在电灯下撒骰子赌钱，一见宣怀风出来，立即跳起来站得笔直。

宣怀风万万没想到他们就守在这里，身体一僵，好一会儿才摇头，“没事，你们玩你们的。”

他走下台阶，四个护兵在后面排队似的跟上。

宣怀风回头看他们一眼，皱眉说：“别跟着，我一个人散散





步。”

这四个护兵是白雪岚从手底下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个个比猴还精，出门前，白雪岚还给他们每人喂了一笔钱，外加一份严密的叮嘱，怎么可能让宣怀风单独离开？

为首一个护兵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宣副官，不是不听您吩咐，我们兄弟也十分为难的。您看看如今的世道，满大街的流氓小偷，到处是没地方睡、肚子饿疯了的乞丐，大白天走在道上还遭劫呢，何况这样晚了，哪个好人还敢在街上走动？您一个人去散步，要是被别人抢了东西，或是蹭破点皮，白总长回去还不杀了我们？宣副官，您心肠好，算可怜我们，让我们兄弟几个跟在您后头吧。不然回去之后挨军法，那鞭子抽起脊梁来可是见血的。”朝宣怀风又是敬礼，又是作揖。

宣怀风瞧他们的神色，知道这四张牛皮膏药是揭不掉了，想偷偷溜出去见林奇骏，那简直是痴心妄想。

站在当场，两手攥成拳头，脸色忽青忽紫，在肚子里把白雪岚痛骂一顿。最后重重跺了跺脚，一言不发地往回走，进了年宅。

天色已极晚，年宅静悄悄的，宣怀风一肚子怨气但怕惊动姐姐，只能忍耐着轻轻慢慢地沿着墙根走。渐渐地，一肚子怨气没方才那样沸腾了，却变得异常酸涩。

他想想奇骏的温和体贴，又想想白雪岚的霸道跋扈，两个人的行为个性，一个天，一个地，老天爷却偏偏要逆着道理来，让他和奇骏

如隔天涯，把他和白雪岚塞在一个狼窝里。

忧愁浸上心头，他忽然想喝酒。

本来想去饭厅翻一下，但饭厅那里动静稍大，很容易惊醒姐姐、姐夫。宣怀风在风里站了一会，记起张妈说过，小地窖里总是藏着几坛子老酒的。

他往花园角落那头去，拉起小地窖上面的木板盖，也懒得找手电筒，借着头顶上一点银白色的月光一步一步下台阶。

钻到地窖里，月光已经照不进来了，到处都是黑漆漆的。

宣怀风心里烦躁到了极点，忽然陷进这样的黑暗，反而觉得有种可以尽情发泄所思所想的惬意，弯下腰，沿着最下面一级台阶往旁边摸索，不一会，居然真让他摸到了一个坛子。

那是典型的小酒坛，用指头摸摸，陶土盖子上还贴着封条，不知道是什么陈年老酒。

提起来，凑过鼻子用力一嗅，从盖缝隙处就能隐约闻到一股淡淡的酒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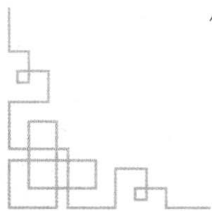
宣怀风把盖子揭了，也不管坛口有没有灰，唇抵在上面，咕噜咕噜地狠狠连喝了几口。

顿时，一股辛辣从喉咙直灌到肚子。

几乎顷刻间，又从下往上，沸出一阵酒香，散在唇间舌上。

好酒！宣怀风在心里赞了一声。

他也不知道自己此刻心情到底是喜是忧，反正，极想趁空醉一





遭，醉得不省人事，再不用想那些人就好。

开头的几口酒还在肚子里烧，又提起坛子，仰头不顾后果地喝了一轮。

小半坛酒一下子下了肚，烧得五脏六腑着火似的，宣怀风却觉得心里好过多了，眼前一片黑，脑袋晕晕沉沉，他就坐在到处是灰的石阶上，半边身子倚着墙，轻轻拍大腿，断断续续地，哼今天听的《西施》里的词儿。

“……坐春闺……只觉得……光阴似箭，无限的……闲愁恨……尽上眉尖……”

唱着唱着，身边似乎有些动静。

一只手不知从哪里伸过来，慢慢地把他发软的身子搂了。

宣怀风有些吃惊，但酒精起了作用，并不如何害怕，停了唱曲，打着酒嗝问：“谁？”

来人没说话，只把他抱得更紧了。

宣怀风扳着头，想看清楚对方的脸，但地窖里太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忽然间，他想起今天那个电话，姐姐说不要奇骏过来年宅。

猛地一颤。

难道……奇骏还是过来了？！

他骤然被什么振奋了，小声问：“奇骏？你是奇骏对不对？”

对方还是默默地，握着他的肩膀，慢慢靠过来，用手轻轻摸了摸他冰凉的脸颊。温柔到极点。